

夜读韩愈《师说》有感

我写这篇文章之前，先说说我对“道”的理解。“道”这个词语，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到处都可见到，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的程度。仅在《论语》一书中，它就无数次地出现过，如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“我道一以贯之”等。这个“道”在不同的作品与不同的语境中，其含义往往有所不同。然而，万变不离其宗，其基本含义不外乎“道路”“规律”“理想”“道德”“法则”“真理”等。而韩愈《师说》中的“道”，学者们多认为是指的是“儒道”。

我们现在赋予“道”以新的含义，正是体现了毛泽东“古为今用”的思想。有道是“见仁见智”，拙文用“道理”表示“道”的含义，以利读者体会。

这些年来，社会上关于“自主学习”“学生中心”的所谓专家论述与权威训导热闹非凡，仿佛这是新世纪的教育发明。而且，我还偶尔听到“韩愈的《师说》过时了”的说法。

那夜又读韩愈的《师说》，不觉笑出声来——因为这位唐代文豪

早已将“自主学习”“学生中心”的道理说得极其通透。

《师说》的开篇写道：“古之学者必有师。师者，所以传道受（同“授”）业解惑也。”

文章中还有更精彩的语句，这里试选出两段看看。

第一段：“生乎吾前，其闻道也固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；生乎吾后，其闻道也亦先乎吾，吾从而师之。吾师道也，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？是故无贵无贱，无长无少，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也。”

韩愈这段话是说：不管是谁，如果他比我岁数大，而他懂得道理也比我在先，我就拜他为师；如果他比我岁数小，但他懂得道理也比我在先，我照样拜他为师。因为我要学习的是道理，管他年岁大还是年岁小呢？因此，不管他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，不管他是年老者还是年少者，道理在哪里，老师就在哪里。

“细细品味，这不正是对师生关系最开明的诠释？在知识面前，

人人平等；在真理面前，长幼同席。这种观念，较之当下某些刻意强调“学生中心”而弱化教师作用的论调，反而显得更为中正平和。

有趣的是，如今有时讨论师生关系时，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。而韩愈却以“道之所存，师之所存”的睿智，道破了教与学的真谛：教师不必处处强于学生，学生亦非只能被动接受。这种相互启迪的师生关系，在当下追求教育平等的语境中，尤显珍贵。

再看第二段：“孔子曰：三人行，则必有我师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如是而已。”

韩愈明明在说：学生不一定比不上老师，老师也不一定比学生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懂得道理有先后，学业也有专门的研究，如此罢了。

这样看来，韩愈所说的老师绝非指高居台上讲述道理、传授学业、解决疑难问题的人，而是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能够传道受业解

惑的人。

现在的诸多主张，若以《师说》观照，往往能显现出有趣的呼应。比如“翻转课堂”强调的事先自学，不就是韩愈呼吁的“闻道有先后”的学习态度？所谓“项目式学习”看重的实践探究，不正暗合“术业有专攻”的治学之道？

教育改革固然需要新思维，但若弃自家传统智慧于不顾，未免可惜。韩愈之文，不过千余言，却道尽了教育的永恒命题。

夜深人静时重读韩愈先生之文，觉得这位古文大家的见解，比当代某些教育著作更耐人寻味。

文章到此，忽想起钱钟书先生的妙语：“古人之言，今人用之而不觉。”教育之道，古今岂有异哉？

文/李淑章



“腊”梅还是“蜡”梅？

又到蜡梅开花的季节。赏花之时，人们常争论不休：有人说蜡梅是梅花的变种，有人坚信“蜡梅”的“蜡”该是腊月的“腊”。这些争论，折射出大众对蜡梅的认知误区，也让厘清其植物学特征与文化渊源成为了解这一传统名花的关键。

首先必须明确，蜡梅与梅花并无亲缘关系。二者虽同带“梅”字，花期相近且香气相仿，却分属完全不同的植物类别。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落叶灌木，而梅花是蔷薇科杏属小乔木，科属差异悬殊。蜡梅高2至4米，枝丛生无明显主干；梅花则可长至4至10米，多有独立主干，枝型除直枝外还有垂枝变种。蜡梅多为单瓣，梅花则有单瓣、重瓣、半重瓣多种形态，花朵更大。花期与花色上，蜡梅耐寒性更强，通常11月至次年3月开放，花色仅以黄色系为主；梅花花期晚一个月左右，花色涵盖红、粉、白、绿等多种色系，唯独无黄色。

其次是名称之争，“蜡梅”才



是规范名称。二者虽在古籍中通用，却有本质区别。周代将农历十二月称为“蜡月”，因岁末需举行“蜡祭”聚合万物祭祀先祖，而蜡梅恰开于此时，故最初得名“蜡梅”。秦代后，“蜡”字改为“腊”，“蜡月”成“腊月”，“蜡梅”也渐被写作“腊梅”；但从植物学特征与现代规范来看，“蜡梅”更为准确。其一，蜡梅花瓣表面覆盖一层致密蜡质，触感如蜜蜡般温润坚硬，北宋黄庭坚曾描述其“类女工捻

蜡所成”，恰如其分体现了这一质地特征。其二，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明确记载“蜡梅，释名黄梅花，色似蜜蜡，故得此名”，以“蜡”字点明花色渊源。其三，“蜡”字从“虫”，因古代蜡质多取自蜜蜂蜂蜡与白蜡虫分泌物，与蜡梅花瓣质感同源，苏轼“蜜蜂采花作黄蜡，取蜡为花亦其物”便印证了这一关联。现代《中国植物志》与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均以“蜡梅”为正式名，“腊梅”仅作为异体字收录。

蜡梅作为中国特产名花，栽培历史已逾千年，原生地集中在湖北、陕西、四川等地的山林中，秦岭、大巴山一带至今仍有野生种群分布。其品种演化可追溯至宋代，苏轼诗句中已提及“玉蕊”“檀心”两个品种；明清时期栽培进入鼎盛期，河南鄢陵因“香、色、形皆第一”被誉为“中国蜡梅之乡”。如今，已形成鄢陵、保康、北碚三大栽培中心，品种达175个之多。

在文化层面，蜡梅早已超越植物本身，成为坚韧高洁的精神象

征。寒冬腊月百花凋零之际，它顶着零下十几摄氏度低温傲然绽放，金黄花朵如点点星火，为萧条冬日添注生机，历代文人墨客留下无数赞颂诗篇。郑刚中“不肯皎然争腊雪，只将孤艳付幽香”赞其淡泊品格，陈与义“一花香十里，更值满枝开”颂其馥郁芬芳，苏轼“天工点酥作梅花，此有蜡梅禅老家”则赋予其禅意哲思。民间还流传着诸多佳话：武则天贬牡丹而赞蜡梅的传说，彰显其凌寒独放的风骨；宋代侍女“素儿”因貌似蜡梅而使花得名“素儿”的典故，更添柔美意境。

如今，蜡梅已从皇家园林走入寻常百姓家，不仅是园林造景的常用树种，更是冬季插花的佳品，与松、竹搭配成“岁寒三友”景致，传递着不屈不挠的生命力量。

2026年已然开启，不妨折一枝蜡梅插入瓶中，让清冽花香伴着书香，在新的一年里，如蜡梅般坚守本心、不畏艰难，于严寒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